

林連玉基金委員會 出版

雜錦集



連玉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 18-12-1986

杂锦集

林连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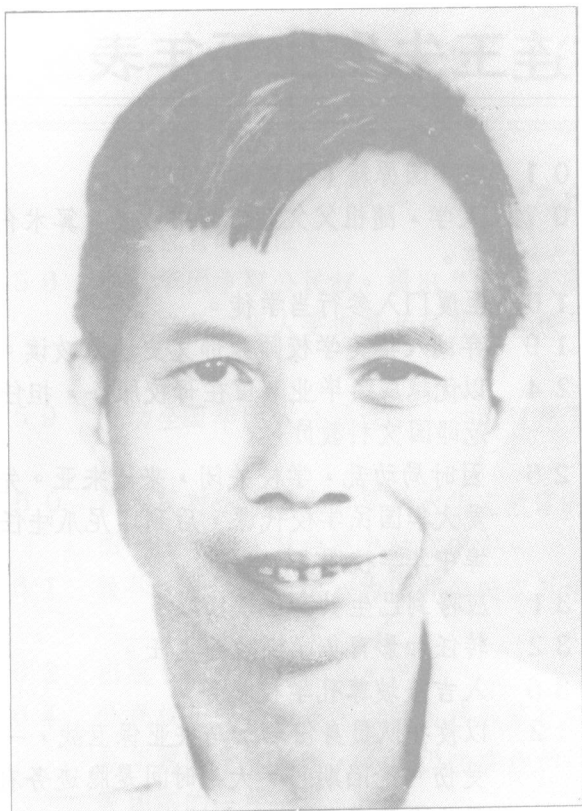
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出版

杂锦集

作者：林连玉
出版：林连玉基金委员会
321-D, Off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,
50300 Kuala Lumpur.
Tel: 03-2985759.

承印：益新印务有限公司
Percetakan Advanco Sdn. Bhd.
23, Jalan Segambut Selatan,
51200 Kuala Lumpur.
Tel: 03-6269211.

责任编辑：教总秘书处
出版日期：1986年12月18日
印刷日期：第1次1986年12月
第2次1987年4月
定价：M\$ 2.50



林连玉先生遗容

(1901. 8. 19—1985. 12. 18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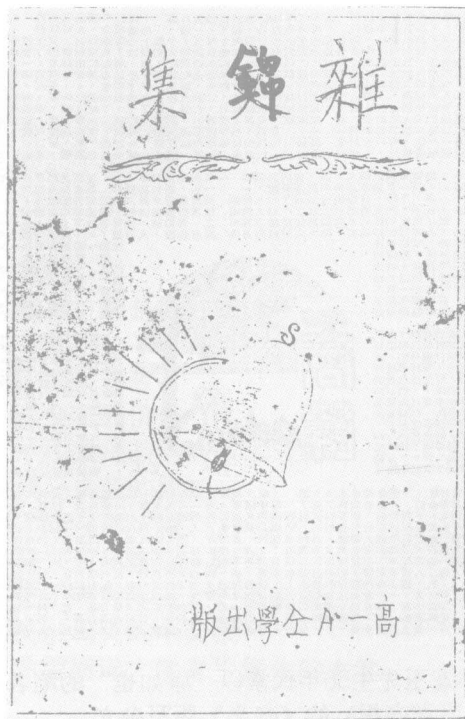
林连玉先生生平年表

- 1901 在中国原籍（福建永春）出生。
- 1907 入学，随祖父父亲念四书五经、算术代数等。
- 1916 至厦门入参行当学徒。
- 1919 弃商入集美学校师范部文史地系攻读。
- 1924 以优越成绩毕业。留在母校服务，担任师范部国文科教员。
- 1925 因时局动乱，学校关闭，来马来亚。先在爱大华国民学校代课，后到印尼爪哇任抹埠中华学校服务。
- 1931 应聘到巴生共和学校任教。
- 1932 转任加影育华学校教务主任。
- 1935 入吉隆坡尊孔学校服务。
- 1942 以救护队员身份参加马来亚保卫战，一度受伤。沦陷期间，大半时间是隐迹务农在巴生而揽养猪为生。
- 1945 主持战后尊孔的复校工作。
- 1949 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成立。
- 1951 正式成为马来亚公民，推动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成立。
- 1952 领导反对教育法令，促成“三大机构”。
- 1954 出任教总主席，领导反对教育白皮书，提出列华语华文为本邦官方语文之一。
- 1955 率领董教总代表团在马六甲和联盟主席东
-

-
-
- 姑阿都拉曼会谈，从此奠定了董教总代表华文教育的地位。
- 1956 推动华团争取公民权。提出“非巫人要效忠马来亚，巫人要抱着共存共荣思想”的主张。
- 1959 推动全国华团大会通过华人对教育总要求。
- 1960 领导反对达立报告书要消灭华文教育的企图，呼吁华人社会筹办独立中学。
- 1961 教师注册证被吊销，为保存公民权展开长达三年的法律斗争。
- 1963 出版《回忆片片录》。
- 1964 公民权正式被褫夺。以后虽然不能直接参与华教的争取工作，不过仍继续参加教总等团体的一些活动。
- 1979 视力衰退，仍坚持以放大镜阅读报章标题，继续关心时事。
- 1985 病逝。逝世前三星期还著文《驳东姑》申斥东姑对教总的污蔑，指出：“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，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。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，仍然昂起头来，顶天立地，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！”
-
-



林连玉先生和继室叶丽珍女士及养女林达（1957年摄）。



1956年尊孔中学高一A学生为他们的导师林连玉先生出版这本杂文集《杂锦集》（手抄油印本），图为当时的封面设计。

什锦集 目录

1	• 有关於永春县志
4	• 我的午餐问题
9	• 为狗打针
13	• 觅笋记
17	• 通电
19	• 陶格拉斯是我们的诤友
22	• 翁胡两公子合论
26	• 论武人当政
29	• 谈文字的价值
33	• 华校教师薪给的基本观念
37	• 谈马来亚的精神
41	• 学问在那“箱”
44	• 马来亚民族统一辨误
47	• 关于南大筹备处的调查表
50	• 关于马大的中文系
53	• 希望南洋大学是平民化的大学
56	• 出版后记

有关於永春县志

林连玉

福建省永春县之县志，最后一次纂修，完成於何年？余已不复记忆。惟知出巨资者，为现尚旅星之殷商邑人李俊承先生。李氏宿而好学，爱护文献，以其业师郑翹松先生，为永邑学界之翹楚，遂斥资请其重修永春县志。郑翹松先生自任正主纂，副主纂聘德化王光张先生担任之，时在民国十二年左右也。是书芜杂，不脱旧志窠臼，语乎史乘，全不足称。篇末附郑氏笔记，直同私家著述，尤为悖谬。惟首编天文志，星野辨误，能纠旧志之失，永春日出入时间表，有科学根据，是皆先父林亮泽（赧廼）之著作也。先父因参纂永春县志，其星野辨误一文，被采登於北京中央观象台所出版之观象丛报，遂获充为中国天文学会会员，是则可纪也。

先父生有异禀，笃好数理，居於穷乡，绝无师友之切磋，竟能因独学而澈底明瞭。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大代数，解释几何，以及微积分，无不穷其底蕴。以研究历法关系，与上海佘山天文台台长，法国人蔡尚质先生，为未谋面之交。蔡先生以为中国穷乡僻壤之中，如先父之无师自通，深明历法，为一奇蹟，遂介绍家父加入中国天文学会为会员。此会为中国第一流天文学家所组织，入会资格，规定甚严，须有天文台台长三人介绍，並在年会通过，始可入会。其时蔡先生本人，为上海佘

山天文台台长，其高足，高钧先生，为青岛天文台台长，仅得二人，不得已，由高钧先生，转丐其兄高鲁先生，亦任介绍，始足法定人数。时高鲁先生，未任驻法公使，供职於中央观象台任台长者也。然先父之加入为会员，於年会提出时，会众以为中国民间不乏术士，恐藉会员资格，以行其术，与斯会宗旨，不无迳庭。而先父僻处山陬，无由调查，竟未通过。迨先父参纂永春县志，以其著述，邮寄中央观象台，既获发表，即被无条件承认为会员焉。

先父之得参纂县志，绝非偶然，其事亦有足纪者。初，郑翹松先生，设县志纂修局於永春城中某巷，虚有其表，全无实际。所委各乡采访员，悉非知名之士。如蓬壶乡，区域於全永春为最大，采访员林某，最懒散之人也。其时，余尚求学，暑期归家，父愤然谓余曰：「纂修县志，有关闾县文献，今办事如此，成绩可知。然吾祖吾宗，有合於条例，得被采入者，不可没也。」遂广搜族谱，录为一篇，命余携赴县城，交与纂修县志当局，供其采择。殊不知局中竟无专员负责。虚堂四敞，一榻横陈，下级职员余某，午梦方酣。余撼而醒之，彼竟大怒，起而诟余。余不能忍，反唇相向，几至动武。于是愤而归家，漏夜修书，以遗副主纂王光张先生。盖余在校所修，为文史地系，对于刘知几之史通，章学诚之文史通义，以及梁任公之中国历史研究法，素曾阅读，初非全属门外汉也。遂据之大发议论，对于县志，抨击不遗余力，洋洋洒洒，两三千言。王光张先生，虚怀若谷，除回书奖借，曲道困难而外，并立聘先父为正式采访员。余谓父曰：「是可勿受也。环顾永邑，尽属腐

儒，天文一栏，非父莫属。此事郑氏非不知之，知之而故遗人材，彼独何心哉？」父以为然，遂却其聘。既而局中诸编纂，分任纂务，以天文栏，属诸林邦英。邦英者，余之族侄，住于附城产贤乡者也。彼为清末诸生，仅解文辞，未明学术，自知力不能胜，转而丐余父相助，余又谓父曰：「助之者，私情也。彼享其名，我任其劳，在私情言之，可谓至矣尽矣。然纂修县志公事也，在公言公，无取乎私，留此缺陷，以彰其偏且陋，不亦可乎？」先父领之，竟亦搁置。其后，当事者不得不礼聘先父参与纂修县志，实因天文栏，除先父外，确无人材也。

此事距今二十余年矣，外间人士，殊无知者，余知之审，故走笔而为之记。兹者，先父归于道山，既将十年，郑翹松先生，幸犹健在。余非敢以后生小子，有所开罪于父执也。顾事实如斯，不能为贤者讳耳。平心论之：永春县志之重修，略无成绩之可言，李俊承先生之斥资，谓为以成业师之志则可，谓为对于故乡文化，有所贡献，确乎难言也。李先生现尚寄居星加坡，想不河汉斯语。

一九五〇年十月于吉隆坡

我的午餐问题

康如也

我的午餐问题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。

因为我的家，距离学校有两英里多，每到中午，肚子起革命的时候，要回家来解决吗？我虽是一个有车阶级的人物，而我的私家车却是用脚踏的，往返的时间，光是路上，就需要四十分钟，太不上算了，何况中午的当儿正是闹市沸腾的时候，那些豪门富客公子哥儿们的流线型大汽车横撞直冲，毫不把路边的行人放在眼内。万一我这样的私家车和他们那样的私家车来个亲吻把戏，吃亏的准定是我，断然不会是他。因此为着节省时间并且为着生命的安全起见，我不得不在市上解决我的腹空问题。

这么一来，我的难题也跟着发生了。当然，市上可以塞饱肚皮的东西很多。米粉呀！面呀！裸条呀！街头巷尾，随处都有得出卖，而且炒得香喷喷的，热腾腾的，初吃一次，不管你连舌根也会嚥下去，说是肚饿吗？容易得很，只要花一块几毛钱，坐下去，等几分钟，马上得了解决了。

起初，我是抱着打游击主义，今天吃炒米粉，明天吃云吞面，后天吃潮州粥，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倒也不觉得怎样，可是久而久之，我渐渐生厌了，想起米粉我会作呕，想起肉面，我会腹胀，想起稀粥，我会口淡

。有时候，坐在办公室内，考虑今天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吃午餐的问题，竟如蠢学生演习代数一般困难，呆想了大半天，还没得答案，甚至宁可挨饿，等到回家吃一点冷饭，竟是常有的事。

是前年的春天，有一位同事告诉我，某条巷内有许多饭档，现成的小菜，很便宜，又可口。这一条小巷的巷口，我是经常走进的，每次都看见那里面有三教九流的人物，拥拥挤挤的。但我从来未曾走进去，不知那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？现在既然有人介绍是一个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也就像哥伦布找寻新大陆一样，走进去探探看。呀！果然给我找着了。有一档菜色特别丰富，有酸排骨、豉汁排骨、蒸蛋、蒸猪肉，甚至还有蒸鸡。蔬菜一毛钱一碟，肉类三毛钱一碟，那烹调的够味，便是上等菜馆，也会望尘莫及，甘拜下风的。那一餐我只花了七毛钱，便吃得饱而且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便成为他们的长期顾客了。一个月中，除了两三次偶换口味，去吃炒米粉炒面外，几乎每天必到。至于那些食客，虽然是三教九流，但都诚朴可亲，虽然我未曾和任何人扳谈过，然而处身其中，宛如回到祖国我那朴实的乡下，空气中自有一番温煦的滋味。

这样过了几个月，我满以为我的午餐难题已经解决了。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那些巷里的饭档，竟然为热肠病所累而受「池鱼之灾」。

原来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月间，吉隆坡市忽然流行起热肠病来了，医院内塞满了病人，这个热肠，那个也热肠，再来一个又是热肠。据医生官研究的结果，那些路边熟食档，才是热肠病的真正传播者。於是命令一下，

实行扫荡。这一次的扫荡，不比寻常，有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，而且执法如山，对于小贩，绝不容情，前后不过十日，真个成绩卓著，小巷凄凉，市客整饰了。

於是我的午餐，又成问题了。无可奈何，只好再打游击，每天走过那条巷口，就不禁起了一种怀念，这怀念不是怀念我的午餐，而是怀念给我几个月午餐的饭档主人。他们兄弟俩，年青力壮，态度温和，实在是一对十足良好的市民。当他们饭档可以营业时，生意盛旺，应接不暇，笑口常开，可知他们凭自己的力量，赚得应得的报酬，生活是过得很好的。现在他们遭受扫荡，饭碗被打碎了。地方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到底他们改业去做什么呢？会不会像做饭档主人那样快乐自在呢？我可以推测出来，如果他们的档口，不被认为非法，可以继续经营的话，他们一定不会自动放弃这个岗位的。啊，良好的市民，良好的是你们的德性，不良的是你们在法律上的地位。当今这个世界，法律才是尊严的，个人的德性，根本不值半文钱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！

事情过去，约莫年馀，到了去年十一月间，有一天，我走过那条巷口，又再望见那巷里饭档林立，人头攒动了，呀！政府的法律，到底敌不过市民求生的欲望，他们瞅着警局暂时放松，又是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」了。

於是我犹如堂前故燕，重新返到我的旧窠，但巡礼了全场，总看不见旧主人的芳踪，我知道他们是微戒后，不敢以身试法，再行营业了。就中我发现另一档，菜色颇合我的胃口，好像牛肉炒咸菜，冬菜蒸猪肉，唐山芥菜，都是我所喜欢吃的。因此我坐了下去，要了一

碟牛肉炒咸菜，和一碗白米饭，吃了已经够饱了，所花不过五毛钱而已。

再自此以后，我每天又成为这新主人的主顾。一直到放假为止。今年开学后，我仍然继续前缘，去那里解决我的午餐问题。我也知道，在这巷里排饭档，是犯法的。心里暗暗为他们祝福道：「天啊！这一班都是良善的市民，为着生计，不得不躲在这角落里冒危险而营业，论卫生，他们讲究的程度，并不输给有营业执照的大菜馆，但愿卫生当局高抬贵手让他们安定地排下去吧！如果他们可以安定地排下去，他们有了安定的生活，我也有了安定的午餐了。」

然而世间事总是不能尽如人意的，到了今天，当我要到原地方去享受午餐的时候，发现那条巷里，又是冷冷清清寂无人声了。不消说，他们又是遭受扫荡了。而今而后，我不但午餐又成了问题，并且又多了一重怀念，既然怀念我的旧主人，又要怀念这新的主人呢！

啊！良善的市民，「宇宙虽宽嫌步窘」他们又将到那里去谋生呢？

这一个市，自前年起，已经有了一点民主的意味，那便是有了市议会，还有市议员。那些市议员，有一部分名义上是民选的，但事实上都是选了民，然后才去民选，因为全市共有几十万人，被政府承认忠于本邦，给予选民资格的，才有万左右人。虽然选民少得这么可怜，而那些要求「投我一票」的人，却做得有声有色，预先开下许多空头支票，说什么，如果我中选，我要怎样的为市民造福。不过说是一件事，等到他们真正中选以后，那些预开的支票，怎样处理，只有天晓得了。